

吕 剑

书影录

张期鹏
编著

进入阵地
诗与斗争
十月北京城
草芽
英雄碑
诗歌初集
溪流集
喜歌与酒歌
吕剑诗集
一剑集
倾盖集
诗与诗人
吕剑诗存
吕剑短诗选
双剑集
燕石集
吕剑诗钞
吕剑诗文别集

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

吕剑书影录

张期鹏 编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剑书影录/张期鹏编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9
(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

ISBN 978-7-5607-4902-0

I. ①吕… II. ①张… III. ①吕剑—诗歌评论②吕剑—散文—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986 号

策划编辑:傅 侃

特邀编辑:亓凤珍

责任编辑:傅 侃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省英华印刷厂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0.75 印张 14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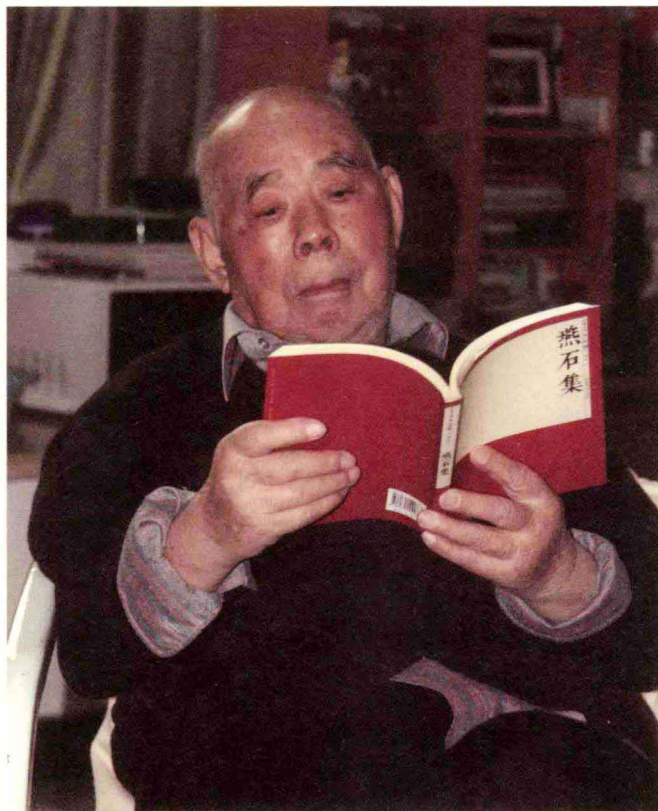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吕剑先生(1919~)
(2011年12月28日,北京吕剑先生公寓。桦明摄)

总序

近年来，期鹏致力于莱芜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得了良好成绩。继 2011 年出版专写莱芜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散文随笔集《啊，莱芜……》之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 20 世纪莱芜的百年历史，悉心研究，精心梳理，并且不遗余力地搜求莱芜籍散文家、教育家吴伯箫，历史学家王毓铨，诗人吕剑的各种著作版本，编著《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先后编著完成了《吕剑书影录》、《吴伯箫书影录》和《王毓铨书影录》。其中，前两部书影录去年曾以莱芜文联《凤鸣》增刊的形式印行，引起了较大反响。现在，他又将前两部书影录进一步修订完善，连同《王毓铨书影录》，组成《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由山东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莱芜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对于传承乡邦文化、打造书香社会、展示莱芜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实在可喜可贺。

莱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境内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我国先秦史研究专家目前也已形成共识，莱芜是“秦之先土”、“嬴秦始源”地。历史上有名的长勺之战发生在这里，曹刿论战名传千古，“一鼓作气”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孔子、孟子、管仲、鲍叔牙以及后来的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在这里留下遗迹或传说。

莱芜古称“嬴邑”，秦置嬴县。莱芜之名始于汉代，东汉时期的莱芜长范丹（“长”即县令）、嬴长韩韶，都是名载史册的历史人物。隋唐以降，直至北宋时期，莱芜建置多有变化。金元时期，则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在这

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莱芜境内具有丰富的铁矿石资源,这里的冶铁业日渐兴盛,古称“赢铁”,并且长期居于全国重要的冶铁中心地位,形成了独特的冶铸文化,并且延及明清,直至今天。

明清时期,莱芜之境趋于稳定,文化日益繁荣。仅从科举考试来看,这一时期就诞生了 30 多个进士。像明代有名的元诗教、谭性教、朱童蒙,清代有名的张四教、潘绍烈、张梅亭等,他们流传下来的诗文和事迹,使莱芜文化变得日益丰满、厚重。

但是,综观辛亥革命以前漫漫两千多年的莱芜历史文化,因为没有出现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家,一直没有走出莱芜,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历史进入了一个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一大批莱芜的少年才俊走出莱芜,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他们求学创业、救亡图存,积极投身于历史的大潮之中,迅速崭露头角。其中,期鹏称之为“莱芜现代三贤”的吴伯箫、王毓铨、吕剑都是少小离家,他们接受新式教育,经历时代风雨,逐渐成长、成熟,终成参天大树。他们的影响遍及全国,甚至海外,莱芜的文化形象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而今,期鹏将他们的著述集中编成书影,并且详加介绍、评说;同时,编入了三人的生平、著作资料,使读者可以对吴伯箫、王毓铨、吕剑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整个书影录资料翔实,评述恰切,图文并茂;既可阅读,又可欣赏。这番苦功,值得称道。

对莱芜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也可以说永无止境。希望期鹏这三部书影录的出版,能够引发新一轮的“莱芜历史文化热”,吸引和激励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和其他各界更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莱芜历史文化的研究之中,多出精品佳作,为传承、弘扬、发展、繁荣莱芜文化多做贡献。希望莱芜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生通过这三部书影录,进一步增强对家乡历史文化的自豪感,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家乡建设的各项事业之中。希望天南地北的莱芜人通过这三部书影录,进一步增强对家乡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更多地关心家乡建设,支持家乡发展。也希望全国各地的读者通过这三部书影录,进一步加深对莱

芜历史文化的了解,更多地关注莱芜、支持莱芜。

人类的历史,说到底就是文化的沉淀和积累过程;人类的发展,说到底就是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过程。吴伯箫、王毓铨、吕剑作为 20 世纪莱芜的文化地标,代表着莱芜历史文化的辉煌。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的卓越成就更激励着人们不断走向未来、走向新的高度。

或许,这正是期鹏撰写《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的初衷。

毕玉惠*

2013 年 6 月 3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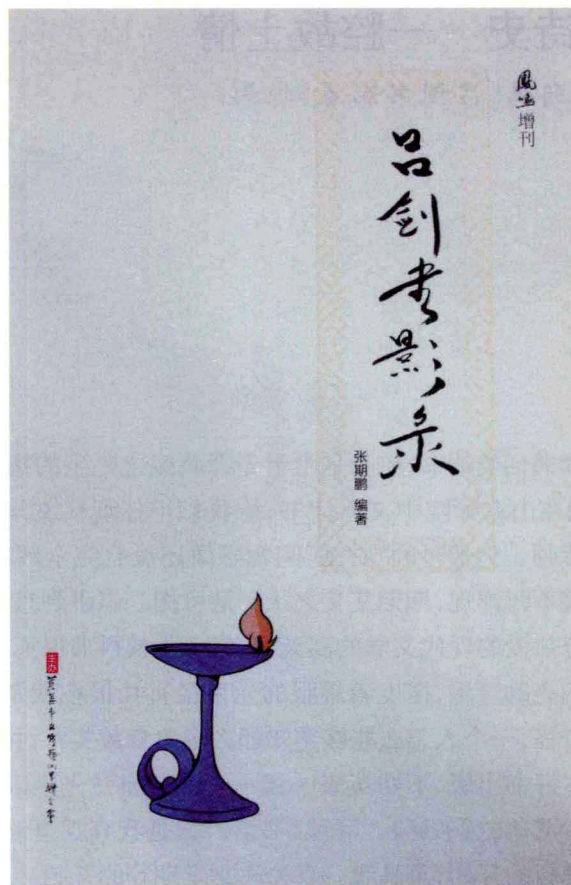
* 毕玉惠,中共莱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数章新诗史 一腔故土情

——张期鹏《吕剑书影录》掠影

我喜欢读书话类的书,完全是由于先师薛绥之先生的指点。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在山东师院中文系读书,给我们担任现代文学史课的就是大家敬仰的薛师。他那时的“右派”问题好像还没有完全解决,讲课时欲言又止的情境不时浮现,期期艾艾之状于是可掬。但讲到兴起时,就未免沉浸到他过分热爱的现代文学的高天阔海,一些教科书里不大出现的“细节”,就会像闪亮的彗星,拖曳着耀眼的光束径直扎根在我辈学子的心海深处。我颇奇怪,一个人怎么能够熟知那么多典章故实? 讨教以后,薛师说刚好有一本好书出版,不妨买来一读——就是唐弢先生以“晦庵”的笔名印行的那本薄薄的《书话》。拜读《书话》,那是我真正喜欢上现代文学这一多事的学科的开始,也是我一直关注文学期刊的开始。

我喜欢这一类书,首先是因为他们往往蕴藏着教科书里基本“缺席”的许多鲜活的“细节”,读来可以使“瘦骨嶙峋”的文学史稍显丰满,其中的人与事,也大都带着生活自身的雨露乃至尘埃,比较接近历史的本相;同时,这类书因为完全是个人著述,一般不似集体编写的教科书的“千人一面”,从选材谋篇到语调文风,个性比较鲜明。有的还颇具国语的韵味,或简练隽永,或妙笔点睛,或诗情绵邈,或弦外余音,是对时尚的文学八股的一种简约轻灵的反拨。但后来我自己由于种种原因,一头栽进了集体写作的模式中几十年,习惯了按照既定的大纲铺排演绎,习惯了按照趋同的语式表述不易引发争议的文学“规律”。久而久之,全身心陷落进失落了个人风格的模具里,连



《吕剑书影录》，2012年6月以莱芜文联《凤鸣》增刊形式印行，共印行5000册，由苗得雨先生题写书名。

自拔的可能也没有。真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啊。

退休以后，不必再承担什么集体项目了，就想一改旧观，多做点自己心向往之的事情，例如也东施效颦般写点类似《书话》的文稿，不料囿于习惯，还是难以摆脱既往的窠臼。不能写，就找出过去买到而未能细读的书话。翻检一过之后，对自己颇为失望。可能是由于年迈昏聩，也可能是由于长期浸泡在“学院派”论文的一统文风中，味觉基本失灵，已经找不到当初拜读唐弢先生书话时的新颖与欣喜了。不料，最近无意中见到了我的学生张期鹏的文稿《吕剑书影录》，却又碰撞出了故友重见般的火花，发现了一些值得推荐的好处。

从高校文学教学、研究这个圈子看来，期鹏只能算是“票友”，我没有发现他在核心期刊上的煌煌论文，也未曾找到他申报什么级别的课题与奖项，但却因为这个“票友”的独特身份，倒是把书稿写得自由畅达，颇具特色，与我一向喜欢的书话约略近之。几点粗略的感想，写在下面，希望得到期鹏和各位贤达的批评。

一、数章新诗史

诗人吕剑的诗歌创作历程，极具代表性。他的辉煌与曲折，与中国新诗史的主流走向，是大体同步的。因此，对吕剑诗文的阐述与评析，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新诗史的一幅逼真的剪影。

《吕剑书影录》的正文，是吕剑先生 20 多本诗文集的介绍与点评，从出版时间、出版社以及该书的来路说起，娓娓道来，对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主要内容以及精彩语句，一一评析。行文中每每糅合着期鹏自己的感受，对于一些时代造成的缺憾，往往由衷地表示出深深浅浅的感慨；对于吕老的长处，则从新诗发展的高度给以诚挚的肯定。

这一篇篇书话，既是某本诗文集的介绍，但又不仅是该诗文集的介绍。吕剑先生是著名的现代诗人，他的新诗纪程，起步自 1938 年。那正是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如火如荼的年代，他“打马渡襄河”，“进入阵地”，

喜迎“大队人马”的胜利归来。在此后的战争岁月里，他的“歌声飞过河流”，飞过山岗，与“队伍队伍”一起“向南开”，向胜利的日子开！他歌颂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把祖国比作哺育万物的母亲：新中国新生活的颂歌旋律里，闪动着 30 岁青年诗人一颗昂扬向上、欢欣鼓舞的诗心。他以一束“喜歌与酒歌”，献给了自己崇仰的红都北京，为之献身的革命。同时，他的眼界开始宽阔起来，向着莽莽的草原，向着陌生的域外，诗虽然浅了一些，平了一些，但真情依然，丹心未改。不料 1957 年夏季中国的天空风云突变，诗人的命运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起突然逆转，歌喉喑哑了，诗情断裂了，从万里晴空一下子跌落到污泥秽池，已经编就的诗稿无法出版，自己编辑的刊物成为批判自己的阵地！“反右”以后就是“文革”，下放，劳改，诗人的经历，时时刻刻印着时代的标记。幸好中国又一度春暖花开，年迈的诗人又开始歌唱，那是“归来者”们的悲怆而坚毅的合唱，苦难与忧患，反思与追问，执着与睿智，混杂成一部令人心悸的乐章！他慨叹着：

二十个春秋已经悄然消亡，
仿佛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有如一片土地荒了二十载，
未为人间长出升斗的谷粒。

同时，他又坚信：

相信二十年决没有白过，
不能只看经历了多少顿挫。
额上增添了几重沉思的皱纹，
因袭的古堡就是攻破了几座。

他的选择，当然就是：

生命竟是如此这般的顽强，
不弱于黑夜难以禁锢的白光。
我若是一名称职的歌手，

歌声合当倍加慷慨而激扬。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若干已经年迈的“归来者”诗人,纷纷放弃青年时代热情洋溢、呼号奋发的新体诗,而改写沉郁顿挫、词约旨深的旧体诗,这也是“归来者”们几乎共同的以文体表达心境的一种颇具时代感的巨大变迁。吕剑的诗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具备了文体史意义上的中国诗歌里程碑的可能。

这一部部诗文集,就好像是一座座纪程的丰碑,指点着晚辈的读者去寻绎中国新诗升降起伏的规律,去认知中国新诗发展演变的路途。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把吕剑这位颇具代表性的诗人的这些具备了新诗发展史意义的诗文集,看作数章新诗史,又有何不可?

二、一腔故土情

在我熟悉的朋友之中,期鹏恐怕是最具故乡感的一个人了,说他是“莱芜迷”,恐怕不会有任何异议。当年在泰安师专中文系读书时,他是普通话比赛第一名,但至今仍是一口“莱芜腔”。他说咱就是莱芜人,走到哪里也不能“忘本”。虽然到省城的机关任职已近十年,依然是“乡音未改”。当然,由于多年供职中学及政府机关,他的“莱芜腔”已经是略经“改良”的了,但那韵味,那意态,却一如既往。他的一部散文随笔集《啊,莱芜……》,不但发掘了莱芜历史文化的底蕴及沿革,而且以浓浓的乡情,写出了对故土故园故人的情思,真真切切,洋洋洒洒,令人动容且别具一格。近年来,他与若干乡情浓郁的朋友一起,一直关注莱芜文化形象的建树。他们风尘仆仆,不避寒暑,数度造访吕剑,写下访问记以宣传故乡的文化名人。他们寻绎吕剑诗文,写成《吕剑书影录》,彰显故乡的文化成就。2012年,他们抓住纪念莱芜籍著名散文家、教育家吴伯箫逝世30周年的契机,拍摄了四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吴伯箫》,筹划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是良知未泯的人,有谁不钟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是感情正常的人,有谁不把故乡的荣辱与个体的命运糅合为一体?在孔孟儒

学发祥之地的齐鲁,这应该是一种颇具普遍意义的现象。但热爱故乡,钟情故乡文化,能够达到期鹏这样执着者,因为我孤陋寡闻,实在未之见也!

这部《吕剑书影录》,从选题到行文,处处浸渍着期鹏对故乡文化的钟爱,字字晕染着期鹏对吕剑先生这样起自莱芜的诗人的敬重!仅此一点,就值得关心中国地方文化的学人刮目相看。我想,如果各地的学人,都有一点期鹏式的执着与认真,各地的地方文献的挖掘整理,各地的文化风习的梳理再现,一定是另外的模样。我们的文学史,也一定会丰满许多,绝不会像我年青时所只能见到的那样“瘦骨嶙峋”,缺血少肉。

关注故土文献的整理,发扬故乡学养的优长,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优良传统。从1913年起,青年周树人就开手从事《嵇康集》的整理,断断续续工作到1924年。1931年又再次校勘,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问世。迄今为止,这仍是最精的校本。1915年,青年周树人还曾热心发掘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将八种会稽先贤的史传与地志佚文刻印行世,宗旨在于“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见该书序,1915年作)。由于种种缘由,人的造诣与成就、影响与地位,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一颗向着真善美的心灵,却不必有所差异。人生苦短,一辈子能够做的事情委实有限,但能够把有限的生命和时光敬献给自己深心热爱的故乡以及故乡的文化,其意义与价值,当不仅在于当世耶!

三、源与流的梳理

如果非要指出该书的缺憾,那应该就是文脉的梳理,还希望更加明晰具体。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无不有其渊源与流向,无不是发展演变的“中间物”。好像是鲁迅先生说过,人与文化,大都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水,既承着过去,又向着未来。所以,每一代人,如果都能够尽力做好薪火相传的工作,完成自己应尽的那份义务,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将会是长河东流,源远流长,虽曲折而不干涸,纵微细却不断流。莱芜的现代文

学,以吴伯箫、吕剑为祭酒,这当然是完全可信的。但他们师承何处以及他们的影响所向,我们虽可以从书稿的细微处揣摩体悟,但不易从字里行间明明白白地捋出自然具体的阐释。

也许,这正是期鹏正在努力之处,虽然困难,也绝不应放弃。我期待着。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o the right of the signature is a small asterisk symbol (*).

壬辰春末于青岛寓所,癸巳夏补订

* 刘增人,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目录

题记	(1)
----------	-----

书影录

一本温暖人心的诗集

——《进入阵地》搜求记	(3)
复印本诗论集《诗与斗争》	(11)
《十月北京城》	(15)
难得一见的《十月北京城》初版本	(20)
六十年前的《草芽》	(25)
时代足音《英雄碑》	(29)
《诗歌初集》	(33)
开国后的绝唱《溪流集》	(37)
命运多舛的《喜歌与酒歌》	(41)
朋友间的题赠本《吕剑诗集》	(46)
《一剑集》	(52)
友情温馨《倾盖集》	(56)
诗论集《诗与诗人》	(60)
充满反思与批判精神的《当代杂文选萃·吕剑之卷》	(65)
签名本《吕剑诗存》	(68)
中英文对照本《吕剑短诗选》	(74)

《双剑集》	(81)
珍贵的《燕石集》	(84)
《吕剑诗钞》	(88)
《吕剑诗文别集》	(92)
吕剑先生所赠《半分园吟草》	(96)
《我的童少年时代》	(101)
中尼文对照本《尼泊尔,请告诉我——中国诗人吕剑的诗》	(109)

附录一

吕剑先生的故乡情思	(116)
高山仰止	
——访吕剑先生	(120)
再访吕剑先生	(124)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吕剑先生近年的文学活动	(128)
“寻找”鲁丁	(132)

附录二

吕剑自撰小传	(142)
吕剑著作简目	(146)
后记	(148)

题记

吕剑先生是我国现当代著名诗人、作家，也是我的家乡莱芜的文化名人。多年以前，我就知道先生的文名，但与先生既未谋面，也没有文字机缘。2011年9月，我的散文随笔集《啊，莱芜……》出版以后，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吕剑先生的我的老师、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欣先生嘱我寄先生一本，并电话向先生介绍我的情况，我遂有了和先生见面的机会。关于这些事情，我已写在《高山仰止——访吕剑先生》一文中，在此不赘。

自2011年12月28日访问吕剑先生之后，我便产生了一个愿望：尽可能地搜集吕剑先生的著作，妥善保存，将来捐献给莱芜的图书馆或者什么公益机构。但到书店购买肯定是不现实的，因为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以前出版的，书店里买不到。这时候，网络购书帮了我的大忙。我到旧书网上一查，他的著作还真不少，于是请妻子帮忙订购。不多时候，就买到了十多本，真是让我大喜过望。

摩挲着这些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出版的书籍，好像是走进了一段遥远的历史，又像是在亲耳聆听先生的讲说，既陌生又熟悉，既沧桑又温馨，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但在内心深处是满足的、愉悦的、温暖的，因为在我眼里，所有真正的文字和书籍都是有感情、有温度的。

更何况，这是我的同乡、前辈的书籍和文字呢！

正是在这种情绪之中，我决定编写一种叫做《吕剑书影录》的东西，目的就是为我所见到的每一本吕剑先生的著作留下影像和文字的记